

# 烽烟之旅 (一)

陳智涵

## 粵漢路疏散歷險記

### 日軍猶作困獸之鬥

民國三十三年冬，日軍爲太平洋戰事所困，在中國各戰場的攻勢，已成強弩之末。日寇因爲侵略的野心未泯，又要維持帝國的面子，不願就此退出中國戰場。在欲進無力，欲罷不甘的情況下，不能不繼續作戰，華南戰場上的日軍傾全力，孤注一擲，發動猛攻，企圖打通粵漢線南段，加強占領華南各港口的控制，以阻止我遠征軍回師支援全國各地反攻。

日寇作最後一次冒險大進攻的第二個目的，就是希望打通湘、桂、黔各線，占領沿線的大城市，再深入內地，箭頭直指四川，用以威脅陪都，擾亂我大後方的安寧。

那時粵北的兩個要地：一個是戰時省會，曲江；另一個是湘粵交界的重鎮，粵北門戶坪石。這兩個地方，在歷史上都是兵家必爭的焦點。第九戰區自從獲知敵人有打通粵漢線的企圖，爲着保存實力接應遠征軍回師反攻，對曲江和坪石兩地的居民，時刻都在做勸導疏散的準備工作。坪石居民接到緊急疏散通知時，筆者正借讀於中山大學

(民二十七年，廣州淪陷前播遷雲南激江，經過三年後又遷回粵北坪石)，所以適逢其會的參加了那次粵北大疏散。在大疏散中的遭遇，真是恍目驚心，顛沛流離的慘狀，使我終生難忘；而所受的創痛，更是無法療補。逃難的生活，如果不是親身經歷，自然不能體會到它的悲慘，尤其是生長於今日自由中國的青年，是無法想像得到的。

### 鄉間閉塞戰訊驚傳

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中旬，我正借讀中山大學師範學院，院址在管阜。管阜是距離坪石鎮西南三十里的一個小農村，對外交通十分不便，對於戰事消息，除了感到隔膜之外，還會受到「以訛傳訛」的欺騙，持一些原是輕似鴻毛的消息，誤傳爲重若「千斤擔」像要把人壓扁的大事；關於一些緊急戰況，因爲經過曲折的傳遞，等到人們聽清楚時，消息已經變成使人無從準備，無法應付的惡耗了！就爲着那些阻隔的戰事消息，沒有及時催促我們做好疏散工作，使整個師範學院師生遭受嚴重損失和傷害。

我離開師範學院的前一天，爲着打探戰事消息，曾經跑了一次坪石，知道那回的疏散非走不可。當天的下午，馬不停蹄(往返六十里)的趕回師院，收拾行李，我們一羣借讀生，因沒有享受公費待遇，不用依靠學院的供給，行動比較自由，決定在第二天的清晨離開管阜，到坪石候車南返曲江。

當時在女生宿舍裏，聚集許多向我打聽戰事消息的同學，其中一部分同學，願意放棄學院對公費生的照顧，決定跟我們借讀生先行離開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帶着惜別的心情，在宿舍附近徘徊片刻，希望在晨曦美景中找到一些東西，好收入腦海中，藉以增加管阜的記憶。我覺得郊野的景物，比初到時所看到的更美，整個宿舍範圍的房屋和樹木，竟變了玻璃世界，在晨曦初露的陽光下閃閃發光；一片田疇更是明亮得潔淨無瑕，鑲嵌了耀眼的水晶，射出了光譜上所有的顏色。遠山像一幅油畫，雲霧深處沒有支撐的吊掛着起伏的山峰，想必那是用神的臂力，把它鉤在半空。啊！實在太美了！人與物，情與景……，這一切都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，由於那些美景的吸引對

於離別管阜真教人有點黯然！

想起了戰時人們的「行止」，好像水面的浮萍，不知要漂到那裏？我們先行離院的三十多個女同學，在一月十五日的早晨，各人收拾了行李，在街上吃過簡單的早餐，叫了挑夫匆匆上道。步行三十里，晌午時分抵達水牛灣坪石車站。坪石車站是粵漢路南下曲江的唯一孔道，那時四面八方

的逃難者，都紛紛來到，人山人海把車站擠得成了擾攘的世界。我們很天真，看到了衆多的人，就有了安全感，認為火車馬上就要開行南下曲江了，心中欣慰得很。怎麼曉得一下工夫我們被澆了一盆冷水，希望頓時幻滅，原來根據車站行車報告，火車從上一天向南開過一班以後，因為站上找不到一節車廂或一節貨卡，所以沒有辦法再開出第二班。鐵路沿線空襲警報不停，坪石南、北兩面各站的列車都被困在途中，動彈不得，這樣坪石車站就沒有車廂可調，南下的逃命者，只好等着瞧吧！

### 坪石車站草木皆兵

在一天之前才變為「前方」的坪石車站，陷在風聲鶴唳中，危在旦夕；但是仍不斷的從四面八方，湧來大批逃難人潮。這些男女老幼，士農工商各色人等，分別以車站的月臺為臨時收容所，他們打開了鋪蓋，席地坐着、躺着、睡着，形形色色各取其便。這車站也實在負荷太重了，也許自粵漢路廣韶段通車以來，從沒有在「一車次」之間，容納過這樣多的候車旅客。車站人滿為患，跟着就有很多問題發生：第一個最嚴重的

問題，就是如遇空襲警報，候車者會陷在「走頭無路」的處境，假如敵機看準了以車站為目標，那末，我們會非死則傷；第二個問題，就是飲料供應缺乏，車站一帶本來就沒有居民，沒有飲食店，偶爾遠處居民挑來一些茶水、食物賣給旅客，可是到那個時候再沒有人做這種生意了，車站就成了沙漠一樣的缺水。小孩不停的哭叫，大人彼此間的無謂吵爭，這些也許是跟口渴有關吧？

我們師範學院，先後分批趕來了不少同學，女同學增到一百多人，最先大家都是在月臺席地而坐，說說笑笑，從表面看來，倒有點像郊遊的樣子；但是在各人的心裏，恐怕都有憂慮，誰都沒有法子去替別人分憂。我們在月臺上待了一會，總覺得留在車站有點不妥，為着防空關係，大家一同決定轉移陣地，集中在距離月臺約五百公尺的一處田野間，那裏有路通往郊區，如遇空襲就可以有路可逃了。

冬日的太陽，沒有見到它爬過西山的腳跡，天色早已模糊不清。入黑以後，車站對敵機轟炸的威脅，算是減輕了一點；但是困在交通要衝所面臨的「夜」，它會給人另一種不安的感覺，我們身處前方，雖然未入火線範圍，萬一遇上了飄忽無踪的敵人流竄馬隊衝來，那末，不用說我們會成為敵人的戰靶。為着免除這種恐怖，我們這羣女生，終於又回到月臺那邊去。如此的走來走去，充分表現我們的內心恐怖和無依，與其說是怕郊野偏僻，無寧說是因為月臺人多可壯膽。車站是避難所，火車是逃生工具，這些就是我們心理上唯一的倚賴了！

車站一帶充滿噪音，小孩的哭聲、人們的談話聲、機車調配發出的機械音響……這類聲音，假如被認為是開車的前奏，那末，我們就應該為這些噪音而歡呼了！我巡視了整個月臺一周，看到的是滿滿的地鋪，其中有蓋着灰色的軍毯、紅色的毛氈，更有裹着深藍色棉襖的，這些人都沒有作上車的準備。站長曾經答覆我們的詢問，要我們「等，慢慢的等」，總之坪石車站再沒有載客的車箱和車卡了；南面各站的車次，又未能按時到達；北上的幾個大站，更是糟糕，已經陷入「情況不明」，看來我們的處境可以說是危機四伏，驚險萬分，恐怖氣氛每秒每秒地增加，焦急、徬徨籠罩着每個人的面孔。

以「不變應萬變」的等待吧！我們相信國家的交通工具，一定能够及時負起疏散的任務的。我們這羣同學，終於受不了饑寒交迫，也把鋪蓋打開席地躺下來，這是唯一對抗寒霧和減少體力消耗的辦法。

### 乘車南下離開危地

子夜時分，北面來了一套客車和一列貨卡，帶來了疏散者的福音，頓時站裏站外的人羣都騷動起來，大家紛紛捲起鋪蓋，收拾行李。青年的男、女學生，背上背包，再提着自己的簡單行囊，像行軍的樣子，沿着路標指示上車，我們女同學分配了兩個沒有蓋的貨卡。在黑夜裏，我們瞧不出是怎樣的貨卡，後來集合了多人的嗅覺判斷，覺得有強烈的豬屎和牛屎的氣味，大家公認這是百分之百的運牲口的貨卡。雖然委屈了自己的嗅覺

但是在這個逃亡的緊急當口，誰也沒有興趣計較這些了！大家又紛紛打開鋪蓋坐下來取暖。這時午夜的寒霧沁澈肺腑，縱然拿出抖擻的精神來作抗拒，仍然被冷得大打「寒戰」。關於那些路邊新聞的傳說，聽了更使人發抖，敵人橫衝直撞的馬隊，每到一處都要盡情殺戮，雞犬不留。

粵北隆冬子夜的氣溫，已降到冰點，我們在這卡車上，腳踏着的和背靠着，都是冰冷的鐵板；寒霧從天而降灌滿了車卡，砭骨之感一秒一秒地增加。我們是用無聲的「抗議」來熬着，聽候命運之神幫助我們南下，離開這個危在時、刻的粵北重鎮——坪石。

幾聲汽笛，把我們從朦朧中驚醒，抖着蜷縮的身軀，擠在一起同聲歡呼着：「開車了，開車了！」這是我們祈求了多久才達到的心願，在微弱的手電筒照射下，看到手錶正指著十六日清晨四點鐘。

### 後方突然變成前方

開車的喜訊充滿了卡車的四個角落，那氣氛像熱浪一樣的灼熱了每個人的心。在希望的暖流裏，再顧不了寒冷的襲擊，大家一齊抖開了蒙頭的毡氈，收起了播霧的雨伞，爭看着武江沿岸的朦朧夜景，藉着掛在天邊的幾顆殘星，隱約的分辨出那是山，那是林；更清晰地認出那飄飄的流水，衣帶樣依着山勢蜿蜒南流。鐵路依山而修，臨水而行，構成了美麗的畫面，勾出引人的勝景。可惜我們都被重重的心事所困，沒有在這漸漸明媚的曙色中，好好地欣賞。

火車款擺着柳腰，依着山勢沿着彎子前進，上坡下坡展示出對岸的山林景色，從平面變作立體，一時整個大自然都被灰白的晨曦籠罩着；林與山，川流與火車已混成一體，這幅天然奇景，隨着我們的視線移動！移動！

晨曦中我看到這列車前後的各卡，站了不少相熟的面孔，他們都是中大各學院的同學，大家的面孔都被火車的煤煙薰得黝黑，沒有一點光彩。我們彼此招呼的時候，雖然都是面帶笑容，這種笑容是屬於曇花一現的，眨眼之後各人內心的焦慮，又會從面上的煤灰再度襯托出來了。

中午以後火車抵達樂昌，我們以為火車靠大站會有一段時間停留；沒想到火車一停下來就向南開行了。這裏——樂昌，就是粵漢路的起點，也就是從坪石南下的終點。全車的乘客帶着詫異和不知所措的心情，在站員催促之下，匆匆把行李從車上搬下月臺，好讓火車再度北上，去接運那些滯留在坪石的逃難者。

那時粵北情況緊張自不待言，據說敵人的先頭部隊騎兵，已到了距離坪石三十里的梅花，這樣說來，樂昌差不多又變作前方了。我們下了火車，在慌張中胡亂的在車站附近吃了些東西，算作餓着肚子超過二十四小時的第一餐，隨即趕去排隊等候公路車南返曲江。

下午四時，汽車抵達曲江東河壩車站，廣東省戰時省會一如往昔，人心平靜，熙來攘往，好一片繁榮景色，把我從坪石帶返的緊張心情，馬上被化解了一大半，市內陽光普照，好像把北來的「心寒膽戰」的氣氛，被烘得沒有了踪影。但

是冬日的太陽；它的脚步畢竟太快了，消逝了之後就沒有留下半點餘溫，大地又重新受到寒、冷、霧、濕、重重的包圍，鉛灰樣的天色，很像帶給人們一種沈重的，難以抗拒的壓迫感。

### 返家報訊護母逃難

返抵家門，把母親嚇了一大跳。  
「你是回來要錢的吧？我早知你等錢用了，所以今晨要你舅舅到省銀行匯給你；那你又何必親自跑回來呢？」

我聽了母親的話暗自好笑，她竟然當我這次回家為的是要錢，她既不看報，又不出門，難怪她對時局一無所知。「可憐的母親，我今日回家為的是要帶你逃難了。這次的疏散不比往時，前幾年的幾次疏散，每次都像例行公事，做做樣子，只是把行李先運走，人却留在原地，以觀戰事演變，等到敵人進攻的可能性減低了，我們就把行李運回去，這種做法，稱它為疏散演習還來得恰當。可是這回的疏散，跟以往的完全不同，戰況已到了緊急關頭，非走不可……。」

我把在坪石得來的消息，和南返的一切經過，對母親說了一遍，敵人要打通粵漢線至為明顯，所以請母親馬上收拾行李，準備疏散。那時我和母親的處境十分困難，可以說是「走投無路」；但是為着安全，為着我的就業問題，我們萬萬不能留在這兵家必爭之地的曲江，以饗炮火，更不能留在淪陷區，甘心做順民、做奴隸。

那時我沒有一個機關可以依賴，母親又是住在叔父家。叔父是做生意的，要他走，起碼先把

生意結束才能動身。爲着這樣，我和母親兩個人的疏散計畫，就靠自己拿出主意不可，要走又須爭取時間，否則到了兵臨城下的時候就很狼狽了，「要逃生」，像鐵一樣的固定在我的腦海裏。

我只是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，沒有什麼社會關係，對於準備疏散的難題，像個「千斤擔」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。在沒有動身之前，我得把應該怎樣去準備的各項問題，一一的求出解決的方法，否則就無法成行了。這一來，要解決的問題就有一大堆：兩個人的盤費；兩個人起碼一年的生活費（包括食、住）；目的地的選擇；交通工具的找尋……啊！一切都需要「錢」，沒有足夠的錢談何容易？在這個緊急關頭，對錢的指望就是母親的一點積蓄和首飾了。幸而中國人都有「藏金」的習慣，否則那次逃生必定成了泡影。

我返抵曲江四天的時間裏，每日都爲疏散的事情奔走。我離了學校，對於所謂公家機關便一無憑藉，以前曾服務的省政府，雖然仍有不少相熟，但是一旦開口，求別人關照交通舟車，恐怕沒有什麼人肯伸出援手，幾天來的奔走，可以說是毫無結果。最後還是接受堂哥的好意，由他的服務機關——省青年團的安排，隨同他們一部分眷屬乘船到大坑口。

那天是一月二十日堂哥參加了青年軍，在出發的前一刻背着步槍回家，匆匆跟家人告別；特別的告訴我，青年團的疏散船，在第二天的清晨開出，南下大坑口，要我不可忽略了時間。家中

的祖母和嬸嬸，都沒有法子離開那仍沒有疏散計畫的叔叔；叔叔爲着生意的關係，全家的疏散計畫就不得不暫時凍結起來。

我曾經邀過祖母和嬸嬸，跟我們同行疏散，但是她們二人都婉辭了：「當我想到她們在兵臨城下，未及逃出的那幕情景，總覺到心寒。希望在戰火下的曲江城的難民，他們的遭遇，不會是我所想像中那麼悲慘就好了！」

在離開居留六年的曲江的前一晚上，我一夜無眠，一抹依依之情掠過心頭，對於曲江的一切人與物，都會使我永遠的懷念。我在想着一「國難」是一副無情的鞭子，不停的向着我們鞭打；我們却像一頭年老的耕牛，拖着沉重犁耙，喘着氣，一步一步的被驅使而前進。「忍辱負重」就是抗戰期中中國青年的命運和寫照了！啊！「明天」，我要接受明天的挑戰，明天是逃難生活的開始，一定要有堅強的第一步啊！」

### 別矣曲江哽咽上路

一月二十一日的早晨，寒霧瀰漫，大地像覆蓋了寒氈安睡着，它的眼睛已看不見這個匆忙的世界。儘管人們的脚步是如此的倉促，穿過了大街，跨過了浮橋，在每個人的面孔上都現出一層憂愁的神色，大地可沒有給予同情，或半點慰問，曲江的市民就這樣漂浮在風聲鶴唳的氣氛裏。可不是，大家都爲着「昨天的生活而留戀，今日的生活而焦慮；更爲明日的生活而徬徨」。

母親和我別過黯然傷神的祖母，嬸嬸要送我上船，就這樣帶着由鄉人充當的臨時挑伕，挑

着一肩行李，走到黃田壩的浮橋下停靠疏散船的地方。當我把工資給那鄉人的時候，她禮貌地說「謝謝」，更誠懇的對我們說：「等戰事過了，請快些轉回來……。」我聽了她的話，像在寒天裏喝了一盞熱茶，頓時覺得溫暖了全身，我只是向她揮揮手，沒有回答她的話，因爲眼鏡有片模糊，喉頭有些哽咽……。

嬸嬸和我們有說不完的珍重話，奈何話長時迫，疏散船要開行了，只得噙着淚水向嬸嬸告別。母親和我以無奈的心情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進船艙，眼看兩岸的房子一間一間的往後倒退，行人一個個的變矮。我透過早已爲淚水模糊了的眼鏡，貪婪地想抓着兩岸的每一樣東西，但是它們終於變小了以後漸漸的消失了！別了曲江，別了這六年來由感情培植的一切；還有那留下的每一寸腳跡的地理環境。

### 荒江淺灘水路難行

那天午後，我們船經北江白土墟，恰巧那天是墟期（市集）。因爲時序已近農曆年尾，所以那次墟期顯得特別熱鬧，墟場上擺滿了各色各樣的年貨，人們熙來攘往，好一片昇平景色。這樣的氣氛像噙着我們的呼吸，我暗地裏抽了一口冷氣，歎了一聲！戰火已經燃到眉睫，同胞們還在那裏粉飾太平？！我們那條小船爲着滿足大家燙熱開的要求，只靠岸一刻，就繼續開行了。

江面由於冬日水淺行船不易，船伕用竹篙吃力的撐着，一寸一寸的前進。那時多日的陽光，又特別吝嗇，剛離開白土沒有多久，天色便由暗

淡而入黑了。我們爲着要趕路，只好在船頭掛起一盞油燈，再由一個乘客拿着電筒照着水面，以便船伏操作。那時江面反射出粼粼的水光，船伏斜斜的身影，持着竹篙規律地插入江裏，不時發出碰撞江底卵石的聲音，打破了江面的寂靜。

夜深，小船在水淺的江面慢慢逆水前進，兩岸是一片黝黑，不辨田野與荒郊，白天的時候所看到遠處的青山，及沿江近處的村落，已無從分辨了，偶爾聽到狗吠三兩聲，才使人意識到沿岸仍有人家！

船伏打篙終夜未停，午夜以後，我們抵達大坑口，算算日子，已是一月二十二日的凌晨了。大坑口是疏散的水、陸轉運中心，原先也是東、北江各地的交通要衝。當我們到達的時候，江面已經來了一百多艘大小民船，排成了一道長長的船陣。黑夜裏，只見船上透出點點燈光映在江面，成了淡淡的微影。除此以外，再嗅不到這個大鎮的戰時氣息了，一切都像被這午夜闐然的大地吞沒了一樣；我們只覺這個陰森沉睡的重鎮，無從捉摸。關於它的安危，它的命運到底怎樣？唉！誰知道呢？

我們的小船靠在一艘大船的旁邊，船家隨即催促我們離船上岸，可是全船的乘客，都希望向船家求情，讓我們待在船上等到天亮。雖然經過我們不少的哀求，但是沒有結果，在船家嚴厲的拒絕後，全船的乘客只好分別離船，各奔前程了。我和母親就這樣在無依無靠的情形下，真正開始嚐着「走難」的滋味。在沒有碼頭，沒有燈火，又要自携行李，母親是寸步難行的，我只好先

把行李搬到靠近的那艘大船上，然後攙扶母親走上大船，我禮貌的跟船上的人打過招呼，借他們的船歇歇腳，等到天亮再行上岸。

### 惡司機的兇狠臉嘴

天露曙光，大坑口車站廣場，已經擠滿了數以千計的逃難者；還有大小車輛更是無法計算；沿着廣場旁邊的茶館，座無虛席，好一片熱鬧的情景。可惜我那沉重的心情，沒有法子被這種情況調改變、或者減輕。相反的，我是在擔心我們這簇逃難者，假如不幸遇上敵人的馬隊衝來，那豈不是個個都成了敵人的槍靶？不寒而慄立刻使我發抖。

我和母親疏散的終點，是東江，是跟着省政府播遷的地點。既然要在東江轉往東江，那末，當然就要乘搭韶興路公車了。停車場上的汽車，都是省府所屬各廳處自己準備，接運從曲江取水道來的職員和眷屬的。我沒有離開曲江的時候，曾經得到糧政局當課長的姑丈幫忙，他將他的家屬乘車證送給我們，因為姑姑和孩子在早兩天，已經搭了朋友的自用車去東江了。當我到達大坑口的時候，我找到了乘車證上編號的車輛，正要大大方方的扶着母親上車，吩咐挑扶攏好行李的時候，怎曉得那個八面威風的司機，馬上從他的座位跳下車來，用粗言粗語阻止我們上車；甚至出動手腳來阻擋。任我怎樣低聲下氣的向他解釋，拿出了乘車證給他看個明白，我說明是按照政府領導疏散的辦法，持有乘車證的就可以上車，他不特不接受，竟然大聲的吼起來：

「現在是緊急疏散，情形不同了，胡銘藻局長（糧政局）也指揮不了我；甚至李漢魂主席（省主席）也不能管我；你要上車可以，快把車費交來……。」

### 母女被迫中途分散

我的天，那個兇狠的司機，竟然拿公家的車子來做生意，真是豈有此理。我趁着他和別人爭論車資的時候，我趕快扶母親上車，然後又把行李放好；但是當他發現我在車上的時候，就狠狠的把我推下車去，繼續又把我們的行李扔下。我心裏想着，我們僅有的逃難費，不能用作我個人車費的開支，我不坐車我可以走路。在紛亂中我從車窗塞了一個小皮箱，和一份鋪蓋給母親，請她放好，又告訴母親酌量給司機一點車費，我安慰母親說沿途都會有相熟的朋友，請她不要慌張，我會儘快的趕上。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那個狠心的司機，便把那部只坐了半數乘客的車子開走了。我追望着母親的身影，若有所失，眼淚隨即沿頰而下。

別了母親以後，思潮起伏，想不到在我們疏散的第一站，就遭遇到這樣難堪的事情，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，從未一個人出過遠門，萬一發生了什麼問題，如何是好？想到這裏心中十分難過。幸好在曲江臨出門的時候，將我們準備逃難的費用，各分一半，把它縫在內衣的口袋裏；另外又在外衣口袋備些旅途零用錢。我在悲傷母女分散之餘，想到自己出門時「分金」的做法不錯，算是有點僥倖。

## 在大坑口幾乎被坑

我搭不到汽車以後，自己如何行動就要費一點心思了，路是要走的，一提起那個從曲江帶出來的大被袋，是不可能用手來拎的，所以決定把它分做兩包，然後用肩頭挑着，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。我在廣場旁的那間茶館休息了一刻，跟老板要了一條竹竿，就這樣挑起了兩個小包，準備上路了。當我再次通過車站廣場的時候，看見那片人海夾着不少車輛，人車擠在一起，把所有的出口都塞着了，真不知走那個方向才能通往翁源？我只好楞在那裏，看個究竟。那個時候，車站的情景，可以說是人馬空惚亂成一團，車站旁的貨倉前面，集了數以百計的搬工，在那裏把貨倉裏存放的輪胎、布疋和其他的工業原料搬出來，再分別由另一批工人搬上卡車；卡車開走了一部，又繼續開來一部。在人聲嘈雜中，失魂的領班撕破了喉嚨，大聲疾呼的指揮着搬工，他們橫衝直撞，所有候車的人們，都要讓牠三分。

我沒精打采的挑着那行李，爲着閃避那批搬運工人，只得孤單的沿着廣場邊緣，走了半圈，後來竟被一堆在候車的人羣吸住了，我希望在這羣人中，找到一位相熟，也許有我的同學，有我日前的同事，有我的鄰居，甚至有我曾經在街上點過頭的熟人。我用視線掃射了一回，忽然聽到後面有人大喊「陳小姐」，我回頭一看，可教我太高興了，原來喊我的那人就是戴伯母，我終於遇到一個相熟了，興奮的我馬上跑到她跟前，她關照我不要走開，就在那裏等車。

原來大坑口這站的疏散事宜，是由省府委員王志遠擔任總指揮。王委員也是私立廣州大學的副校長，戴伯母的先生是廣大的總務長。戴伯母坐在那裏是要等王委員指揮疏散完畢，一同坐他的小包車前往東江。那時戴伯母要我向王委員要求，請他撥一個大車的座位給我，我就可以不用走路而離開大坑口了。我謝過戴伯母，再走到廣場的那邊，看見王委員手上拿着一根「土的」，忙着指揮疏散的人們上車，我趨向他身旁，很恭敬的向他行了禮、打個招呼，說明來意，並將戴伯母的「人情」轉上。可是他的眼睛簡直沒有看我一眼，自然也就沒有答我一句話，他跟着車輛的移動，一下子又走開了。我沒有法子，只得跟着他，等他指揮完另一部車子，又重新向他提出我的要求，要他允許我上車。這回，他對我所說的話算是會意了，但仍沒有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，我不得不把我趕去關照母親的實情，向他陳述一番，可是他照舊擺出一副沒有聽到的樣子，又在指揮搬工把物資搬上汽車，然後就關照廣大的職員和眷屬上車，他始終忽略了我的存在。

我眼見疏散車一部又一部開走了，載走了不少的人，但我自己仍站在原處，未能達到上車的目的，一切的經過，太使我失望了。我知道那時廣場上的汽車，已經沒有所屬機關之分了，要搭車的人自然也沒有彼此之分。其實那時大坑口的情勢，政府有責任將所有滯留的該處的逃難者，用車接運離開。可惜由於人爲的因素，使得大坑口竟成了疏散者流亡的「坑口」，想到這裏，不覺悲然的歎息！

## 李漢魂的緊急命令

我是個流亡學生，既無權又無勢，還是認命放棄乘車的奢望吧！正當我開步踏上征途的一刹那，看見廣場的另一邊霎時騷動起來，一個從臨時辦事處跑出來的傳達，急急的走到王志遠委員的跟前，向他報告說：

「接李漢魂主席電話，吩咐立刻用車運走大坑口所有的人，一個都不能剩下來；有多餘的汽車才用作運輸物資……」；傳達最後還加上一句：

「一切要趕快，趕快。」這是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，難怪臨時辦事處那邊的候車者，騷動得這樣厲害。據說李主席的電話是告訴我們，敵人的馬隊要衝來大坑口了！這樣兵臨城下，真不知要逃到那裏？狼狽的情形，有如粵劇中的戰爭場面，敵我雙方交戰下的難民，亡命通過刀槍架下的應景。

粵劇對戰爭的描寫，難民仍可以通過敵人的刀槍之下，可是當時我們，却萬萬不能在敵人炮火之下逃生了！

那時王委員的指揮棒，已失去了原先的魔力，再不能表現出威風，廣場上的人們已開始自由行動，紛紛自動爬上汽車，情形雖然有些亂，但沒有人爭吵；只是不斷地聽到司機罵人的聲音，這些誰去理會他呢！我乘坐的那輛汽車，不知是那個單位的，那個司機可以稱得上一級兇狠，他不停的罵人，雖然沒有指名喚姓，但也使得全車的人不安，我們沒有反駁他一句，走難途中除了忍氣之外，還有什麼辦法？（未完待續）